



1946年，青州何官镇何官村的王寿梅没能逃脱国民党兵的“魔爪”，被抓了壮丁，吃尽苦头。一同被绑的还有名共产党人许春青，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兵活埋。王寿梅的父亲为了解救儿子，掏空家底也没能成功。王寿梅就这样被迫当了国民党兵。

被抓壮丁成了国民党兵

国民党兵进村抓人 庄稼汉跑不迭被绑

王寿梅1924年出生于青州何官镇何官村。1946年农历八月初五，天气特别热，王寿梅一家人正在商量着怎样过秋。突然，村东头传来一阵狗叫，王寿梅跑出去一看：十几个国民党兵端着枪进了何官村，这是来抓壮丁的。王寿梅拿起一把镰刀就向村外跑。心想，也许离开村子就安全了。匪兵刚从门口向西走，王寿梅急忙向东跑。路过赵家门口，听到村东南的田野里一阵吵闹，王寿梅扭头折向北，刚跑到崔家门口，不料从北边蹿出两个国民党兵，把枪一端：“上哪去？给老子站住。”不由分说，上前就把王寿梅绑起来，拉着向南走，嘟囔着：“可凑够数了，回去向长官交差领赏。”

这时，王寿梅的父亲急忙赶过来苦苦哀求：“老总啊，俺这个孩子不是坏人啊，就是个种地的老百姓，可从没干过坏事呀。他老婆孩子一大堆，老总们把他抓走了，家里可怎么过日子啊！”前面那国民党兵瞪着眼说：“你老糊涂了！你儿子这是要去国军部队当兵，为党国效劳，再找茬，就是私通共产党，枪毙你！”国民党兵甩了他父亲一耳光，老人吓得不敢作声了。国民党兵拉着绑王寿梅的绳子，拖着就走。老人紧随其后，那兵恼羞成怒，朝着老人的胸膛就是一枪托子，老人“哎哟”一声倒在地上，好久没站起来。

一路上，王寿梅被拳打脚踢，走到村东南的田野里，那里聚集着不少被抓的人，用绳子连成一串。周围孩子哭老婆叫，一片冤屈的哭叫声，乡亲们流着愤恨的眼泪，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抓走了。就这样，王寿梅第一次离开了父亲，告别了家人。



王寿梅



何官村的标志性景物明代古槐。

连日遭毒打 同行党员暴露被活埋

王寿梅和同村的许春青、刘象升、陈西亭被国民党兵绑在一起，这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。大步迈不开，小步又不跟趟。国民党兵们为了赶路，没头没脑地打他们。

走到南张楼村停下过夜，国民党兵怕他们逃跑，对他们又是一顿毒打。好歹熬了一夜，天亮继续赶路，下午到达昌乐县尧沟。他们被赶到一间磨坊里，两条腿被绳子缠紧，胳膊从肩到手绑住，一动也不能动，勒得胳膊直流血水。每到晚上，绑的地方

一紧，就痛得睡不着。

吃饭更成问题了，国民党兵把干粮往地下一扔，喂狗一样。由于人多，能吃饱就算不错，眼看着干粮不够吃，王寿梅用绑着的手夹着干粮，啃得艰难，脖子下边的绳子勒得低不下头，幸亏靠近碾台，靠在碾台上好歹能啃上几口。就这样过了三四天。

何官村当时属于寿光县，离寿光县城约15公里。村里有个大地主，投靠了国民党驻寿光县张景月的十五旅。这个地主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村里人敢怒不敢

言。一天傍晚，他突然来到尧沟，蹲在磨坊门口北边，指着许春青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不要怕了，明天可能就回家了。”王寿梅觉得他的话不可信。不一会儿，来了四个国民党兵，端着枪，拿着锨，拉着许春青就走了。他们几个更加害怕，不知自己的下场如何。等放哨的换岗回来，偷偷告诉他们，许春青被活埋了。

后来，王寿梅才知道，许春青表面上是个种地的老百姓，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员，当时是龙泉区区委书记。

父亲求人掏空家底 为了活命被迫当兵

王寿梅的父亲回到家里，反复琢磨，想尽一切办法救人。听人说，救人需要找个保人，且必须是有头有脸的人。

这时，伪保长贺老六突然来了，家里人顿时眼前一亮。他曾给伪政府做事，又和国民党十五旅很熟。如果他肯当保人，必定管用。贺老六假惺惺地对王寿梅的父亲说：“大兄弟，恭喜你啊！孩子去国军当兵，是去享清福啊，我脸上也跟着有光了，这可是我们村的骄傲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国军的家属了。有啥事，尽管说就是。”王寿梅父亲一脸愁容，告诉他想请他出面作保，把儿子接回来。“你实在不

愿意孩子当兵，那就算了。让我出面给你当保人，可以啊。”他说：“只要你肯花钱，我就一定能把孩子给你弄出来。”王寿梅父亲救人心切，把这话当了真，随后送去五石小麦，还有大洋、铜钱，把全部家当都拿出来了。

父亲把家中的钱和物都送光了，也没把王寿梅保出来。

一天，王寿梅刚吃过早饭，来了个国民党军官，上身穿着白衬衣，下身穿灰色裤子，左手戴着块破表。军官走过来喊了声王寿梅的名字，那人瞪着两只三角眼，噘着嘴，绷着脸，脸色难看。他左手抓着王寿梅的衣领，右手提着根绳子，约有一尺半

长，把他拖到了审讯室。

被称为营长的袁恩庆坐在中间，两边的国民党兵端着枪。王寿梅心想，这次真要命了。国民党兵把他往前一推，叫他站好，袁恩庆一拍桌子，恶狠狠地问：“你愿意回家呢，还是愿意留下跟着我当兵？”王寿梅心想，横竖一个死，认命吧，就答：“我自己说了不算，这事由你决定吧。”袁恩庆说：“那就好办，你若是答应在这里当兵，今天就放你出去；你若不愿意的话，那说不定就和许春青一样打发你‘回老家’。”王寿梅一听，无可奈何地答应了，他就这样当了国民党兵。